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胡端敏奏議卷五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元任

欽定四庫全書

胡端敏奏議卷五

明 胡世寧 撰

陳情乞調閑散疏時官兵部左侍郎

臣久患痰火極弱不堪任使先歴内外臺及陞吏部已嘗十本具辭須丁家艱服闋因疾具本乞休荷蒙恩旨容臣調理纔蒙取用不能起程又行具本陳情復荷聖恩温旨勉留臣感激思報即欲强疾赴京奈緣困於炎

暑苦於疾暈未能動履欲俟秋涼起程間忽准洛欽蒙
聖恩陞臣兵部左侍郎洛臣欽遵到任臣聞命自天感
激無地惟兵部司馬之官侍郎尚書之佐時或當署掌
部印有事或當出總邊疆須得才猷出衆德望服人年
力精强邊事熟練之人方可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上佐
聖明以選將而練兵嚴内而肅外賞必當功而冒濫不
容以蠧國罰必當罪而姑息不行以誤事也如臣庸陋
萬不及此豈堪斯任况臣年雖未届六十而病容衰朽

已過七十之形心雖圖報萬一而陋學迂疎適為輿論之鄙兼恐不時病發痰或驟壅而言不能出口有妨奏對氣或驟鬱而行不能正履有失朝叅既為班行之玷以負聖明之知臣是以展轉籌思進退難處蓋今聞詔不起則臣方命之罪當誅使後任官不稱則臣誤國之責尤重故令部咨一到臣已扶疾起程前來外奈臣病軀沿路服藥到京恐遲而兵部事嚴員缺不容以久曠抑恐到京疾病纏綿才力短淺不能稱職有孤恩命罪

當萬死故令不避煩瀆昧死陳情伏望聖恩特念本兵重寄憐臣衰病殘軀別選賢能代臣陞職放臣還鄉休致終老餘年或乞調臣南京部分使得就閒養病臣得以其本等職業之餘或遇時事當言不避艱險盡誠獻納以圖報於萬一臣以私情累干天聽不勝戰慄

乞定孝思早發宸斷以安世饗疏

臣蒙陞職取用至京本月初六日朝見出門見羣臣奉旨往看世廟前道所宜初七日謝恩羣臣會議前事臣

以病弱不能遠行且未到任未敢隨衆看議今初十日
到任以來始列常朝聞前會議本尚未批出深恐孝思
未定聖心久勞衆議惕然臣有短見亦敢冐陳以助孝
思之萬一臣惟世廟之立本以義起不當援古曲証直
須論令事勢所宜耳若如何淵近奏欲開廟道直通祖
廟街門出入驟聞體面似好而於事理情勢不便有六
葢聞神宫監碍路當拆太廟護牆樹木亦有當伐者是
皆祖宗原為太廟建植已定推恭穆獻皇帝孝敬祖宗

之心必有所不忍陛下體獻皇之心敬其所尊亦有所
不安一也畀日神主入廟必經太廟門下輦臣子不得
全其獨敬二也以古者事亡如事存推之恐獻皇帝平
日神遊出入必經太廟門不無有所敬忌而不得自便
三也廟成之後聖母聖心遇時追慕或欲往敘家人禮
一瞻廟貌必須駕出午門再出端門轉入祖廟街門經
過太廟門甚有所不便四也以諸司職掌所載婚禮推
之則陛下後日聖子神孫立后冊妃奉先殿廟見之後

理當次謁世廟亦須如前連出午門端門經過太廟門亦有所不便五也陰陽俗忌本非正論然人臣為家則拘而為國不言則亦非臣子愛君如父愛國如家之心也凡陰陽家建立宮室忌前路直衝亦忌斜界故如大明門前離正陽門直路方闊不遠而兩傍横路甚長令不知廟道直南西並祖廟街地步幾多若拆舊房直進恐路狹長有犯直衝之勢欲避舊房曲入則又恐犯斜界之勢六也若如禮官原議從後往南轉東折旋而入

則於前數者事情皆便矣臣初聞立廟在遠恐陛下不得親祭致其如在之誠繼聞立廟在内恐羣臣不得陪祭致其奔走之敬後聞立廟于此上下議同神人協應已為盡善盡美止惟廟道不通祖廟街門耳二廟本徼不同所宜各道出入推獻皇帝孝敬謙抑之心必不欲其事事比隆太廟我皇上立廟初心本欲求安獻皇帝之靈而使其上合祖宗之心下合萬世之論子孫世世享祀無間亦非欲其事事比隆太廟也彼淵議如奕求

勝不已國家大事豈容聽其舉棋不定哉中庸孔子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而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陛下日新聖學體念此數句則孝思過半矣或謂此事重大聖心若猶有疑則宜內啓兩宮聖母之心上告九廟皇考之靈躬至廟門謀及卜筮必于羣議有合洪範稽疑所云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矣令若止依三二人之言而欲輕動祖廟相干抔土株木非惟祖考之心不安而天下後

世臣民之心皆不安也伏願皇上俯察羣臣早定孝思早發宸斷以速世廟之成以奠萬年之祀則陛下盛德至孝協于臣民光于祖考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臣以病廢庸才誤蒙簡用感恩刻骨冒死前来今若遇事不言恐孤聖德謹昧死陳其區區非敢附衆取容亦非敢立異求名也惟聖明採納幸甚奉聖旨這事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

陳言邊務情弊疏

臣以病廢之餘叨任本兵之佐其於宣大二鎮及陜西三邊事務不曽經歷畧無一知不敢妄言若夫京左遼東一帶則因往歲平賊江西預奏宸濠之事被忌功都御史俞諫佐逆御史潘鵬等百計搆陷誣臣死罪捉繫錦衣衛刑部都察院左府連禁十有六月編發遼東瀋陽衛充軍首尾四年以是於彼地方軍務情弊耳聞目擊頗知一二嘗費心思為彼私畫而未敢出言不意今日皆臣本部職務也雖其間有數事不係本部掌行者

然臣與各部卿佐比肩事君同心體國人臣之義知無不言不敢避嫌緘默也謹以所見應處事務條列于後其最後一事頗涉機密伏乞聖明自行斟酌行止不必該衙門抄議以傳泄其事驚動人心其餘二十四事乞勅該部再議施行

計開

一在京編發遼東充軍之人俱監在府半年有餘積至二十人方差一官一舍管解其所差官舍先揭債銀四

五十兩使用幹差本利倍還而又欲多取肥家皆出此二十人之身軍犯臨發經歷司既打送行大棍二三十官舍領解出城沿路停歇逐日吊打使其痛苦哀號親隣送者皆不忍見爲賣房産揭債銀隨路追送軍觧沿途守等每五七日纔至通州一兩月纔至山海關必欲足其取盈之數内有竊盜充軍者放令墟市掏摸財物以與之其間軍被打死軍妻被姦者不可枚數其軍到彼不久多死無益邊衛竊恐别府解軍亦有此弊乞賜

禁革再有犯者必加重治

一京差伴送貢回使人官員經過遼東一帶全無紀律約束每百十人或三二百人擁至一處堡站官先失預備使人到彼因無車馬供給任其留住三二日出入空城畧無禁忌或忿將房舍損壞或故將門牕燒爨或自用粗木鞍橋將馬脊打破或管解官唆令將馬尾割與回京賣銀一過三汊河使人竊認小路即將官馬騎從小路徑行超過三五站故將馬匹騎死丟棄路傍官府

畧不經意甚損國威亦耗邊馬且被使人熟識道路益
輕邊衛入寇無忌事非小失合無令後使人往来宜令
伴送官分定班次每五十上下人為一起每起預將名
數報知前路堡站預備供給脚力使人到彼即時應付
打發前站已過報知後站方許次起使人起身到彼亦
就打發不許暫留經過地方仍要撥軍嚴整隊伍守門
護送使彼嚴憚不敢傍覷再有如前損壞馬匹房舍及
超路徑回等事嚴禁重治庶壯國威免致輕侮

一軍政莫急於馬舊聞有禁官馬不許兩人並騎亦不許婦女騎坐及馱載他物切見遼東官軍全不惜馬所闕料豆私賣食費不以喂馬致馬瘦損該管頭目畧不點視而又不分男婦出門半里即便乘馬或將馱載薪糧行李遠行重壓而又騎一人在上以致馬易倒死虧損公私今宜行彼將官嚴加禁約如有坐視不禁或指此為名因而科害軍士者許撫按守巡官參問究治

一彼處原無驛遞止是各堡輪撥邊軍馬匹在堡走遞

號稱擺堡馬無奈鎮守分守等官各有親識伴僕人等及各衙門公差人役日逐往来不絕多討馬匹騎坐及馱載行李下程馬易倒死負累邊軍買補更又嚇要管堡官多斂窮軍財物供給酒饌必欲豐盛致令邊軍苦不可言合行彼處撫按守巡官各堡站每月給與印鈐格眼簿二扇將輪差馬匹編號書簿仍定與公差人飯食品數令其馬匹挨次均撥即書格眼内其公差人用過食饌品數亦令填註格眼循環弔查敢有多勒馬匹

供給者即行懲治其非公差人並不許私給濫與

一彼處鎮守總兵太監朝廷原給與令旗令牌以備臨陣督戰之用旗牌所至即同詔勅官吏迎伏無敢違慢有等無知官舍謀跟鎮守聽執旗牌其人名目即自號旗牌鎮守官或令出外營辦私事亦稱旗牌所至凌嚇官吏詐勒財物弊不可言如欲差彼齎銀邊堡糴糧報納必與一軍帖以點軍為名旗牌一至守堡官股慄驚懼即將軍士應支月糧扣留在倉准作糴買上納之數

却將原銀送還原發衙門更斂窮軍財物饋送旗牌以免降禍其害人如此合無行彼禁約令後鎮守官非真臨陣督戰不許擅出旗牌以褻天威其公差人出外非真執欽降令旗令牌者不許冒稱旗牌敢有違者官聽撫按官參究公差人以矯詐論罪不許容情姑息

一聞先年遼東將官皆令馬軍下馬囊沙繫腿以習健步是以遇敵馬傷即行步鬭進能尅敵退可全生以後馬軍不分遠近沿路騎馬再不肯下走百步雖穿帶盔

甲亦不慣耐常令馬馱以此馬易疲瘦遇敵馬傷不能行走多被擒殺今宜行彼將官如舊操習騎馬遠行必欲上下每騎十里下十里以節馬力以習健步庶幾如昔遇敵馬傷即能步鬬進可尅敵退能全生不為小補

一遼東城内原設分守副總兵一員西備長安等伍堡牆外朶顔等衛遠人時日難離而又東備靉陽等六堡邊外建州等衛遠人聞報赴援往回七八百里山路險遠緩不及事徒多走死馬匹合無行彼鎮巡等官從長

計議於東邉一帶城堡相度酌中相應處所添設守備一員在彼常守或止添遊擊一員往来廵察防備庶免遼陽守將顧此失彼臣又思遼東為京師左掖宣大為京師右掖於彼三鎮各添養士馬萬餘以慣習戰陣一可備邉威敵二則京師或中原有事緩急得以調用不為無益

一聞遼東往年良將如郭振髙雲者皆廉勇惜軍邉人信服守邉數年畧無毫失唯彼抗直不能承奉當道以

得薦揚不得顯用今皆死矣不可再得今聞彼處將官除却永楊鎮之外張銘王道畧可其餘或非將也舊任遊擊林睿沈毅有謀行軍有紀條將孫棠頗有巧思善處邊事皆曽勝敵立功而又頗能守法知恥不甚科虐論理不宜閒廢孫棠曽與臣同繫禁獄彼不知臣甚肆輕侮臣非與之私厚亦不念其舊惡也

一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歷戰陣者尤為難得令彼處邊軍衝鋒破敵者既拘例不得報功而斬獲首

級者又被勢豪奪去不得報陞官級至於指揮千百户間有謀勇可用者又或家貧不得營幹管軍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真能禦敵者不可再得令宜嚴勅彼處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户中間果有謀勇出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務要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次使其得陞官職與前選任指揮千百户俱令積功漸陞

品級以備將官之選則在邊將領可得真才而緩急有備矣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京差賛畫叅隨到彼勢焰薫灼邊人凜凜總鎮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為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皆踴躍思欲南降向非天命有定北軍至

彼大事去矣皇祖聖訓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
幾踐之甚可畏也今後此輩不宜再遣有欲去者賛畫
官則送本部面考方畧祭隨官則送彼處廵按面試弓
馬如果謀勇可取者則分彼邉堡當先破敵退縮者如
古莊賈即行軍法以折其驕悍之氣以責其報效之實
果有謀勇出衆真立戰功者就陞彼衛職事使其在彼
積功漸多陞職漸崇以備將官之選方為有益妄意此
法亦可通行各邉

一先年各衛堡備禦及千百戶把總等官鎮守官差遣各有定價令其借債買求往彼滋事不久算其科斂足勾還債本利即便取回另差一官及本官使用另差一處皆有定價凡客商借與銀兩即隨本官至彼守取是以坐損軍士幾不能生今合行彼撫按官痛革前弊鎮守官同心體國於前各項職任必以才選再不許出錢謀幹其有借債及借與者照依吏部聽選官借債事例重行懲治庶可少救貧軍之苦妄意此法亦可通行各

邊

一遼東軍職犯罪該調南方衛所者到彼官少既得安閒尊貴又得易選軍政實是置之樂土而彼皆戀親戚墳墓不肯遠離况彼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人到彼者不同合無今後此等官犯止令巡撫便宜量罰邊糧或合降級就彼差操免其調衛既得俯順人心又可填實邊衛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盡降則止降其本身以後子孫仍襲祖職亦不為碍妄意此法亦可通行各

邉

一先年禁伐近邉樹木以制敵馬之衝突不為無見惟遼東各邉敵人止是潛進搶擄多被藏伏樹林内苦於瞭望不見以致失事與他處事情不同合無行彼查勘果如臣言聽其斬伐不在禁例

一廣寧至海州一帶路途每年夏秋水淹報傳應接為所阻隔甚為害事宜行彼撫按守巡官計議東西各從三汊河兩岸起手外開五丈之河可以洩水可以限敵

可以通舟而即用此土内築五丈之塘中高禁車如北直隸之制則馬步之行無間而邊場之守益固矣其濬築之法宜於二月集夫三月興工計丈分役其濬必深其築必崇每年止開數里遇雨即止來歲繼之期以數年方成則人不勞而事易舉其土籃鋤掘宜學南方置造庶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一遼東各邊之人止是搶奪人畜比之西北各邊頗為易禦然今地震等項災異甚多恐有他虞㣲聞口西人

多有在彼妖言惑衆者先雖敗露擒獲猶恐餘風未殄宜勅彼處鎮巡官密切用心訪察禁治務絶後患旣不可疎虞誤事亦不可驚張激變及濫及無辜

一彼處軍糧常缺每年奏討戶部常賦有限不能多給合無倣古常平劉晏之法選差通達有才部屬官一員前去管糧令其每月預報米價貴賤每歲預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戶部那借官銀數十萬到彼多糴米穀貯倉量用一年糧銀可糴二三年之食以後三

二年却將彼處應給糧銀挪用别處所省甚多蓋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要差官立法簡便革弊嚴明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虧損屯軍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遼東地土廣衍沃饒最宜稼穡但彼人少不能開種或恐開種即便起科爲累耳今宜查比北直隸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彼處官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但得彼地廣種多收米穀價賤緩急發銀到彼賤買即

得其濟矣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古遷豪右填實塞下非忍勞民不得已也今南方發彼充軍人犯多係窮兇極狡一方民害或死罪奏減之人朝廷憫其一身之死減發充軍不知此輩到彼即逃衛所反受其累而又累死軍解及買娶軍妻無辜三二人尤可憫也今後此等罪犯宜令原籍官司務要審解其真正妻小而家屬隨行供送者不必禁絶其該永遠充軍者即令當房解發到彼俱給與有力軍職之家作

為軍伴責令收管以絕其逃就令為彼開種田土以替
出原役軍伴別項差操要在得彼人積漸多田積益廣
邉備漸充不為無益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邉
一遼陽等處倉廒弊不可言蓋由管屯都司衛所官員
各欲私收屯糧幾分勒令倉官虛出倉串前後倉官多
被累死遺下子孫流落在彼貧苦不能度日只得附倉
近住亦皆包收屯糧插和虛假後官憐憫只得聽容以
是出納增減為弊不一倉廩日虛邉軍受害管糧分守

官或高坐付之不知或明知不忍查究今合行彼從實查出前犯者量行寛貸以全其生後犯者必行重治而買之法庶以後倉官免於累死而屯軍納糧不致多收戰士食糧皆得實惠矣

一聞先年都御史王翺在彼總制十有餘年措積糧餉不可勝用今後巡撫有缺宜選才能濟變心誠體國不避嫌謗賢淺官員止陞僉都御史或照先年王詢事例止以寺丞等官領勅巡撫一般行事使得便宜措積糧

餉練習軍士識拔將官慎固疆圉待其年勞頗深加陞副都再深加陞右都一如王翺故事在彼久任不為無益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遼東地方原設分守叅議一員分巡僉事一員分地管理詞訟及查革奸弊覈實功罪等事舊皆山東布按二司輪差年深官員到彼守巡近時官員遷改不常年深者到彼即陞而後代者經時未至地方常致缺官理事合無今後遼東守巡官員就部銓註仍帶山東職銜

在彼常管夫久任則賢否易知而重難事務無所推避於地方有益不淺

一彼處生員資性類多聰敏而驕惰不肯力學蓋因無提學專管考試不常進黜不公或先考退者賔緣復進以是人無勸懲今北直隷地方廣濶學校數多一提學常年巡考亦恐難遍合無添差提學御史一員總前二員一員專管京西以南直至大名府一帶一員專管京東直至遼東一帶庶幾教有常職材必多就邉人出身

文科者無習邊備武事不為無益

一彼處原設衛學禮部奏准一衛二衛一學者正附生員各二十名是比縣學三衛一學者正附生員各三十名是比州學四衛以上一學者正附生員各四十名是比府學彼處生員原不食廩止將正學挨次充貢後因禮部失火舊卷不存近被直隷提學御史洪範朦朧奏革正附名色挨貢不明又被廣寧在城四衛及在外右屯一衛共五衛一學生員甚多向學頗衆每年考送科

舉常五六十名正該比依府學正附生員各四十名先年撫按節次奏添禮部因無原卷失查舊例止增十名比依州學是與他處三衛一學者多寡不倫且孤邊人向學之志乞勅禮部斟酌仍照原設衛學奏准事例衛學生員仍復正附名色使其附學優等者考補正學正學年深者考充歲貢而廣寧等五衛一學仍照舊例正附生員各四十名比依府學一年一貢庶彼邊人知勸向學而人材益衆矣

一遼東原附山東生員亦往山東應試者以海道之通而地方相隣也今海道不通五六十年聲勢邈不相聞矣每科生員猶赴山東應試路出山海關西至京師往南復東繞至濟南往回路程六七千里又皆陸行比之南方舉人赴京會試者勞費尤甚以是富者能往貧者遂絕中舉之望實可為憫乞勅禮部計議合無順天府鄉試每科量添中式五名就令遼東生員赴京應試實為便益

一令遼東災異之多臣竊過慮往年劇賊劉六劉七齊彥名李隆楊虎等倡亂流刼横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其敵殺官軍攻屠城邑殺人不可數紀而全家被殺者葢亦多矣事平之日不知法司何見全其妻子令劉六二子劉仲倉劉草包皃者年皆二十有六矣原發開元城内失記遼海或三萬衛充軍不知在否其人㓜皆獲賊畀常其劉草包皃所以得名則因初生失母用草包裹丢棄野外數日不死乃復收育其迹頗異昔元

末韓山童妖言被獲其子韓林兒得脫復與其黨劉福通等倡亂割據遂不可遏古人除惡務本良以是也況先民間謠言劉六劉七齊彦名皆不死逃命其屍獲非真雖事未可信然今二雛在邉窮困無頼或其惡氣所鍾乗其年少英鋭復起叛心而或妖言者挾之賊寇者得之因以擾亂地方不可不計伏乞聖明宸斷選差能幹官校一二人齎駕帖逕往開元責彼守將密捕解京斬首以絶禍根而齊彦名劉七等子孫有充軍他處者

一體查實施行則亦古人防微弭亂之策也如若聖度寛容不肎計此則臣過慮妄言亦乞置之不問不必各衙門抄議以傳泄其事驚動人心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保養聖躬疏

臣少經父母多疾頻歲調理無臣元禀極弱素多疾病年二十有七因臣父疾遠聞不真憂疑損性又值醫誤遂成痰火奇症至今三十年間無日不病無時自保以是於病情醫藥經驗頗多不敢輕忽蓋人禀氣厚薄甚

是不同醫之用藥亦當因人而異故如宋高宗禀賦充實每疾必以黜毒丸推蕩之而愈其子孝宗偶疾高宗賜服前藥講官史浩亟以人參丸易之者蓋恐其氣弱不堪迅治此雖一般帝王均受天命其禀氣不同亦有如此至凡節欲保養氣弱者尤宜百倍加慎臣又聞醫疾者於貧賤之人則無所敬忌可得而詳問其病原以是用藥易中於富貴之人則多所敬畏不敢詳問其病原而惟憑切脈切脈乃試病之一方不足以盡知病也

以是用藥易誤今只以感冒一事言之輕重不一凡草野之人或因衣薄或因饑餒或乘勞後氣弱為風寒所侵久而身熱氣喘不能飲食動履者傷寒也初發一二日宜表汗三四日宜和解或有夾食當兼消導者氣厚之人汗解即愈氣薄之人汗解後猶須調理多日方得完復若解散不能延至七日後則治法多端必費調理此為重病富貴保養之人多無是也其他輕疾或因當風坐卧或因輕煖脫衣一時冒寒又或當夏冒暑皆為

感冒其病即發有身熱惡寒有不身熱而止畏風寒其身熱重而稟氣厚者汗解即愈身熱輕而稟氣薄者止宜用藥升散其不發熱而止畏風寒者或止加溫煖或畧致勞動亦能自解是皆不須發汗又有感冒後鼻塞咳嗽或身微熱或身不熱皆名傷風身熱厚者亦可汗解其餘皆不須汗止是聽其痰嗽數日邪從嗽出而自散矣此皆不廢飲食起居不論貴賤勞逸之人皆有之又有一等安逸之人或因飲食停滯或因心勞火動或

因七情所鬱身亦發熱或惡寒有似感冒而實非感冒者當以雜病治之不宜發汗蓋發汗易傷元氣稟厚者不覺稟薄者宜戒春夏猶可隆冬氣閉之時則尤宜慎重也臣初至朝見敬畏之過不敢仰視天顔然聞聖體生長南方與北方稟氣粗厚者不同近聞偶致違和臣亦冒風痰嗽先註門籍在家初聞煩憂繼聞羣臣具本問安節奉聖旨朕偶感風寒已就平復臣心私慰今初一日出朝始得隨衆至左順門問候乃聞聖躬始能進

膳則前此進膳尚減不勝憂惕深恐醫藥表散或過不無畧損元氣以致完復稍遲令願皇上慎重服藥止是節飲食慎起居將養數日則自完復矣尤願此後精選內臣中性資忠實明慎曾多疾病經試醫藥者三二人使之多看醫書究明醫理專以保護聖躬稍遇違和即許大臣日至便殿候問起居藥食與醫商量調治則聖躬常保安全而萬壽無疆矣臣聞古之大臣常欲其君身之强固君德之清明故設師保之官師以導之教訓

保以保其身體為義則其職固然也臣荷國厚恩叨任
御佐唯以愛君如父之心不能自已冒進此言非敢為
是以褻天威亦非假是以希天寵也如蒙聖明俯鑒臣
愚特將此奏留中省覽不必批出幸甚

忠益疏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聖恩録用强疾来京途聞陛下日
御經筵勵精講學臣為宗社生民喜幸無限舟中無事
日取舊讀經書擇其切于治道者試為講義三章到京

之初即欲封進然思陛下天縱之聖乙夜所觀儒林妙
選之臣經筵所講豈其少此而臣為此冒瀆豈不取笑
天下得罪公朝以是躊躇未敢今臣又思昔言野人有
食芹而美思獻王室者豈為王室無芹而欲為獻蓋區
區忠愛之誠不能自已也臣之愚誠實亦類此故敢以
獻伏願皇上萬幾之暇特賜省覽終篇如其切於治道
更乞留中垂意若係妄言非忠批外擬罪臣愚甘當重
黜謹開另封進呈御覽講義三章

大學一章　書經一章　易經一章

計開講義三章

大學一章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

愛人能惡人這是大學傳之十章曾子釋治國平天下
臨了這一件大事都不說别的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
不専其利者蓋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
了祖宗天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
要在此一著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箇當好當惡
的人秦誓周書篇名乃秦穆公悔過作此以誓戒羣臣
也斷斷誠一之貌休休易直之貌技謂有能彥是美士
聖是通明彥聖謂有德秦誓言若有一箇大臣只是老

實一心別無他技能本事其心平易正直其度量寛而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已有的一般歡喜見人之彦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著實愛他處甚於口之所言這箇大臣能容得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識得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尚是庶幾不敢執定之詞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為君黎民百姓得他保則得箇箇安樂所以有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

的人都来輔佐朝廷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等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立心虛詐不一不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媢嫉以惡之媢是忌嫉亦惡也見人之彦聖有德者則阻絶人不許薦他使不得通達於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

能致此也蓋由此人妬賢嫉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以引用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的奸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蠹政害民雖傳到子孫手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翻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朝来被他衆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辯雖有英明之君一時辯得亦被他人衆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

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代人君坐此累其子孫湊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好的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不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娼嫉之人奸深計巧多能結交彌縫以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唯仁人放流之仁人即仁君也蓋獨是仁君至公無私故於此娼嫉之人不為私

意所蔽能早識他不為姑息所牵能決去他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不與同居中國蓋恐其近則投閒抵隙夤緣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者如此蓋能惡人者謂能遠去此娼嫉之人不為子孫黎民之害公天下之惡而惡之也能愛人者謂能去此惡人則能保全善人使得安心輔佐以為子孫黎民之利公天下之愛而愛之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按先儒朱子有言小
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嫉一事而已仁人
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于善人使民
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于後世而未已也今之
言者乃徒劾人貪暴等事而捨娼嫉不言其故何歟臣
又觀秦穆公乃周末一箇强國諸侯其人有何足法但
此篇說話說得君子小人之情狀利害極是明白痛快
故孔子删書存此於百篇之末以垂訓後世曾子傳大

學又引此於十章之末以為萬世治國平天下者之昭鑒也臣切見我皇上臨御以來内無聲色貨利之慾外無戚近私昵之蔽而惟一意脩德講學勵精圖治孝養均於兩宫憂念存於百姓誠不世出之仁君也今惟鑒此古訓試察在朝大臣有能薦賢而又喜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前一等人也宜當信用有不肯薦賢而又怪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後一等人也宜當迸逐惟此一事最關治亂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書經一章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這是周書洪範篇周武王初得天下訪問箕子以治道箕子推衍大禹洪範九疇以告之也洪大也範法也謂治天下之大法也昔者大禹治水功成天與神龜出於洛水其龜背上所列文數有九大禹聖人默契天道因而則之以為九類示萬世人主治天下之大法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箕子推衍

至此上言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者蓋言人君因時制治有是三者作用不同皆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者也然是三德非人君自操威福之柄則不能用故此言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唯獨也辟君也福謂凡與人以爵祿使之得福也威謂凡治人以刑罰使之可畏也玉食猶今言珍羞盛饌也蓋獨是人君受天明命為天下主則可以賞人之善用人之賢而與之爵祿使之得福是謂唯辟作福亦獨是人君則

可以討人之罪黜人之奸而治以刑罰使之知畏是謂唯辟作威至於玉食亦獨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則可以享天下之奉而食用珍羞尚膳是謂唯辟玉食臣謂大臣也大臣則不可有擅作威福僭用玉食者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使大臣而有擅作威福僭用玉食者則英明之君終必覺察而討其罪故在大夫必害于而家在諸侯必凶于而國大夫稱家諸侯稱國者蓋古之大夫如今武職然多是世祿家傳僭亂則滅其家故曰

害于而家諸侯如今公侯伯之類多是分封有國僭亂則滅其國故曰凶于而國人謂羣臣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若大臣有作福作威玉食而君之不覺則凡在羣臣因見大臣作得威福可以趨附他求得官祿免得禍患遂皆靡然從風陰懷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心立為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論以顛倒是非混亂曲直而蔽主聰明排斥忠良以陰附權臣之勢為禍不淺下而小民亦皆傚傚成風過分僭用而不可繩以禮法

此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臣觀自古人君不能總攬威權不覺威福漸移臣下而致失祖宗之天下者多矣然考虞書舜典篇載舜命九官兩咨四岳其餘或咨衆論之公或因大臣之讓而命之周書立政篇周公告成王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則知自古賢王進賢行賞必先咨于衆論用刑勑法必責成于有司又若不專以一已之見與此不同者蓋人君一身深處九重不能盡識天下之才亦不能盡

歷天下之事故必先得忠賢數人布列卿輔要職以後命德討罪必咨衆論必聽有司從公擬上然後人君察其公私可否稱制臨決是雖先咨衆論而必斷自君上雖斷自君上而皆合乎公論此昔人君自作威福者如此舜文所行與箕子所言同一揆也乃若秦漢唐宋之季中材之君不能知人委用奸相一人被其蒙蔽排斥忠賢無敢直說引用奸邪托為鷹犬使之攻擊異己以致羣臣畏威附勢無敢異見凡其所欲即與議奏其挾

下奏以欺上則曰衆論所同而不知由其一人私主也其挾上旨以欺下則曰上意所主而不知由其平日從諛也凡善則歸已曰上初不然我勸如是也過則歸君曰上所固欲我不能回也大臣一言天下皆信由是怨皆歸上而恩皆歸下威福予奪皆出其身而主威日削國勢日去矣此後世臣之有作福作威者然也我太祖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奸相之弊革去秦漢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

寺院等衙門以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明著祖訓首章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至我太宗文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內閣多是朝廷親選翰林編修等官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為之不曾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材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迨我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朝間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商量條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

多是祖宗親自下條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嘗面試
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英宗睿皇帝再登
寶位凡遴用卿佐重臣必名吏部尚書王翺與大學士
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或由聖意自定皆
稱得人廷無間議憲宗純皇帝以来始不名大臣面議
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旨點用一
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咨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臣
猶記弘治七年間内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

孝宗皇帝㸃用位次最下者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崇職不知自何年起内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人羣臣尊仰稱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近又另立掌誥勅一員多自尚書侍郎翰林出身者不由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用後有内閣員缺即令推補又不知是何年間曾否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係内閣取中教養之人為其門生者方得選用

吏部不得擬其陞黜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干計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閒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内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衆者不許再如祖宗朝選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内閣是皆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絶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受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援引前者既老責

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謚蔭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為已地而盡力為之至於纂修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如祖宗朝選取外官同脩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問首相所欲而後敢擬名奏上法官出外勘事者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盡歸于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先朝楊士奇楊榮楊溥及今石瑤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

可也不幸而有奸險娼嫉者濫居其上則彼其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有可憂矣陛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部會推賈詠為首陛下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皆以為非而攻擊不已賈詠一時雖未黜陞數月以後首相坐名取掌誥勅遂入内閣位居書上安然坐受舉朝畧無異議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聖明豈有不知而何用於陛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怗然人心所向如

此今陛下採諸輿論斷自宸衷慨然名用楊一清勉留石珤舉朝欣躍方謂陛下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于邊且不欲羣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意有所向也羣臣奉旨另推見任兩員寧受稽違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即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陛下視今威福出于誰乎易因履霜遂戒堅冰蓋以陰比權臣防其勢之漸長也此事忠臣有識者深以為憂故今在内者危迫而不能自安在外者

畏縮而不敢求進也不然以陛下聖明何古帝王之治
不可復而天人之心有不順乎令天心儆戒災異頻仍
男子不假婦而自生不育者喻君無臣欲養萬民而不
能也雨絲者喻上恩澤之降被變而成私也地震者陰
不能安靜而僭為陽動臣強之象也陛下遇災儆懼命
其撰勅戒諭羣臣脩省彼不肯撰者恐羣臣或因是而
指言其失也多方陰沮楊一清之進者恐才出其上因
而代己也此其心迹甚明惟聖明早加省悟宗社幸甚

生民幸甚

易經一章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不出戶庭無咎這是周易節卦初九爻辭周公所繫本說初九這爻以陽剛得正居節之初猶賢臣君子在下未有職位且有九二大人塞遏其前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為不出戶庭則無咎戶庭戶外之庭乃私室無人往來慎密之處

也孔子於此又見得古今君臣多因言語不密以致禍亂故作繫辭又因此爻而釋之曰凡禍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階為梯級由此踏上而漸至者也何以見得言語是生亂之階蓋人君與其忠臣密謀國事君若一時不密而洩其言則所與謀之忠臣必被人怨謗用計殺了所以失其臣臣若一時不密而自洩其言則招人怨謗終必見害乃所以自失其身凡此君臣密說的言語或欲行大政事或欲除大奸惡皆不利于權奸小人不

可使知者所謂機密重事也自古權奸之人平日善於交結必有心腹左右之人為之探聽使君臣之間一有不密而漏洩其事則臣既見殺君亦被怨國家禍患由此而成是以君子之人務要謹慎周密凡事藏諸其心而不出諸其口使户庭之間亦無人知也此君子兼指君臣上下而言臣觀自古君臣議事不密而致忠臣被殺國家受禍者不能悉紀只如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權成帝止欲自用一人左右爭執以鳳未知不可因

此主威日削災異屢見成帝乃問師傅之臣如張禹敢諫之臣如谷永輩皆私附王鳳將災異指在别事身上不肯實説以此成帝一向信任王鳳不疑後有京兆尹王章言及成帝名問感悟遂與章議舉賢代鳳彼時只因言語不密以致王鳳知得反行用計左使劾章下獄而死又諷御史劾其所薦之人亦致去官以此舉朝怕鳳再無敢言王氏者傳至其姪遂移漢祚孔子此言真萬世人君謀國之切戒也惟聖明留意幸甚

胡端敏奏議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胡端敏奏議卷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元任

胡端敏奏議卷六

明 胡世寧 撰

乞恩辭免陞俸疏官同前

臣聞士夫立心以不欺為本人臣事君以無隱為忠臣頃因病乞休蒙恩未允即欲強起謝恩供職閒奈緣舊疾未瘳不能出戶只得暫行調理今忽聞報該禮部題奉聖旨胡世寧陞俸一級欽此臣聞命驚惶不能寢食

竊惟大禮再議臣時丁憂服闋寢疾在家遠聞江淮餓殍盈途採諸輿論皆謂天災流行由我皇上孝心未遂上下不孚以致聖治未彰而且臣工多玩無肯體國愛民所致臣時感恩圖報不忍緘默乃欲極言治道於後而敢僭言大禮於先竊效古人忠信善道納約自牖之義實非專言大禮也況沓臣奏至京大禮已定臣實無一字之助于廷議也況臣同日他奏有曰皇伯之稱不忍遽改有曰稱號已定不宜再更臣見亦有偏言亦有

謬宜當罪黜不敢欺隱也彼他人之偏謬者皆罪黜未
復而臣獨荷寛容且蒙名用叨冒已甚令又縁此陞俸
公議其謂臣何況臣衰病不職本等俸給猶愧素餐更
復增益踰分豈堪故雖感恩刻骨誓圖死報而亦恐為
朝廷濫賞之累下情終日慚惶豈得安心供事也伏望
聖恩收回成命容臣調理數日幸疾痊可即起供職勉
效勤勞以消三品之俸如是過旬不愈則臣命薄終負
天恩乞勅吏部查例放回容臣閒住安養以終餘年使

得免于尸素之慚叨冒之罪則尤感陛下曲成之德也臣以私情累干天聽不勝戰慄奉聖旨倖已陞了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陳情再乞天恩懇辭陞俸疏

臣聞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臣愚固滯確守聖言臣近因大禮書成蒙恩陞俸一級自慚非分具本力辭奏奉聖旨倖已陞了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欲謝恩恭領則

事理不當恐貽君父濫賞之累欲照前執辭則愚誠未
察恐犯天威冒瀆之誅展轉慙惶莫能為處不得不自
陳素履以瀝愚衷而祈以少動天聽也臣在正德年間
初任廣西太平府知府繼任江西兵備副使勦夷平賊
節效微勞臣皆不敢一字求紀以希陛賞唯以敬事後
食之心不敢有他也今大禮之成實由聖孝格天而尚
書席書等首倡大義屢經廷辯不避艱險以賛陛下定
此中制垂憲百王陞賞宜也經歷黄綰等書因言禮識

其才猷忠力可用而乃纂其言於中冊䟽其名以上請
意欲陛下法祖宗破常格而收用之亦宜也如臣在逺
因事言及而且奏上于禮成之後實無一字之助也何
敢濫叨恩典况臣先蒙聖恩初任僉都御史廵撫未及
半年即陞吏部右侍郎守制未甞一日到部又陞今職
官叨三品日侍清光使臣果有忠益允愜輿情循資推
擢固未晩也今纔到任二月卧病無旬且因名用出自
聖衷未協輿論無以才識短淺事體生䟽自慙職業一

事未盡一言無補恐孤聖德因病乞休何敢更叨踰分之賞使臣冒領則先此有勞不言盡忠于先帝今則無功受禄負恩於明主是臣既老而衰貪得忘戒也竊惟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慎賞節財為保國長久之道今國家常賦有限而經費無窮正德末年冒功陞賞食費無限天下幾至大壞幸我皇上即位痛革此輩天下始安今未五年冒濫漸開然皆武臣軍匠也臣佐兵部義當捨生執奏以助陛下恪守祖宗之法長保祖宗之天下

而傳之無窮惟以誠信未孚輿情未協未敢輕言實負陛下也不意今日文職冒賞乃自臣始臣若祇受異日何以言人何以感格聖明而貪昧誤國之罪萬死不足以贖也故今冒死直言亦以誦法孔子勿欺而犯之訓也諺曰小事不通長筭今聞太倉積銀不及富勢一家之産天下空廪皆缺貧軍數載之糧往歲大同甘肅軍士之變皆由糧餉不繼也凡受國恩者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撙節而撙石積累以裕國儲而贍軍餉惜民窮而

備急用也如臣陞俸一級計每月多支米一十三石可養窮軍戰士一十三人一年則多支一百五十六石所謂不通長算也伏願陛下裁省冗費自臣令始即賜收回成命容臣以舊俸供職使得執法行事而効忠一二以報聖德於涓埃則臣感恩過於陞賞萬萬也奉聖旨

俸不必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因劾認罪乞恩罷黜疏

近該給事中余經劾臣心術奸回欲要速行罷黜等因

臣廉恥素重初聞惶愧甚不能堪既而自省彼勸陛下辯君子與小人實今日之急務也其欲進賢退不肖亦言官之要職也其刻臣諸事人或自知無庸臣辯唯謂臣奸回罪疏秘計輙乞留中一節臣愚自負素抱忠赤受知明主頗信天下而經以為奸臣若不自知惟思近奏保養聖躬并忠益事二疏内所言唯保身講學二事皆切陛下身心者臣愚獻此恐涉沽名竊倣古人貼黄之意請乞留中省覽經縁此疑臣勢難與辯唯乞聖明

將臣原奏二本再賜親覽一遍則臣之心術忠邪莫逃
聖鑒更或批出九卿科道各抄看詳臣言果涉奸回不
忠甘受顯戮則臣心事亦得暴白于天下後世矣若謂
臣為索元禮告密之事則臣昔奏宸濠已被附勢者誣
陷幾滅身家令見凡為宸濠有功被難者皆橫遭劾退
臣豈不懲而無故為此就如有之則所告何人何事其
虛其實聖明豈不施行經亦何從預知蓋或誤聽人言
也其謂臣陞俸不當宜速罷黜則允協公論亦中臣私

臣當認罪求退更何顏復玷清班以咈公論也伏望聖
恩天地日月即從論劾將臣罷黜或俯察愚忠容臣休
致使臣得保餘生以全晚節則臣雖退猶榮感德無既
也臣勢孤情迫冒死不避煩瀆奉聖旨胡世寧不准休
致著照舊安心供職吏部知道

乞回成命以全聖德而保治安疏

近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題准將成造龍牀頂架寶櫥
金冊金寶珠翠龍鳳冠頂各項畫軸并書篆春牌等件

官匠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內該陞職五十四員冠帶一
十四名事下本部節該兵科都給事中鄭自壁等盡言
論諫本部尚書李偕臣等攄法奏請俱奉聖旨已有旨
了欽此竊惟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人
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非若民間雇
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必相酬也至于陞官止惟武
職論功蓋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遇缺掄材銓補非以
酬勞也今趙奎等歲食官廩成此工作乃其職分豈應

更加陞賞故如我太祖太宗創造兩京宫廟城闕及各項衣冠禮樂器物併各衙門廨宇比今趙奎等所作工程何啻倍蓰千萬若皆一一陞職冠帶則流外官豈堪數紀而竭天下財力不足以供矣何以能至今日保民如此之盛傳天下如此之遠也豈惟我祖宗列聖未嘗有此雖考古歷代中葉之君亦未有因如是工作之成而一旦陞職如是之多者陛下試思此事傳聞天下後世以為何如其于聖德有累否也太監張忠素聞安静

老成今不意其有此蓋止知下植私恩不顧上虧國體
知愛忠者猶為惜之况我皇上天縱聖明即位以来痛
革權奸濫賞之弊再造我皇明萬世之業豈宜誤聽人
言一旦有此陛下試勑户部通查天下額徵税糧歲入
幾何歲用幾何有無足敷更勑吏兵等部通查每歲功
陞乞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將何
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我
皇上聰明睿智日新聖學其于古今治亂之原何事不

知何思不到今思所以為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者必由慎賞節財其于前旨之誤鄭自壁等之言必有契於心矣而猶未即從者豈非以令出惟行不欲因臣下之言而遽改也昔書言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唯已改過不吝以為一代聖王垂裕子孫六百年之天下至于今歷代帝王祀之與天地同久我皇上天性恭儉仁孝自来聲色貨利一無所好蓋實于湯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吝於因言有

改惟此一事豈忍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陛下痛思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思欲愛人必先節用欲節用必先省官俯納言官之諫曲從本部之請將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勅令照舊供役或止與署職冠帶俸糧照舊關支不許再後夤縁奏乞如此則紀綱正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生安陛下聖德亦傳于百世祖宗鴻業長保于萬年矣臣以病廢庸才誤蒙擢任兵部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恩緘默謹昧死奉聖旨該部

知道

因疾讓賢乞恩改任以圖報疏

臣讀周書周成王訓迪百官有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舉能其官唯爾之能稱匪其人唯爾不任故昔舜命伯禹宅百揆而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命伯夷作秩宗而伯拜稽首讓于夔龍此虞周大臣濟濟相讓一時盛治曠古莫及而有宋盛時亦令常叅官各表讓一人以自代蓋有見乎此也臣之愚陋豈敢上希

古人然幸逢陛下則虞周之主也臣久病極弱蒙恩叨授令職才力不堪先已備陳不敢再瀆唯以常日朝叅行步甚艱每進一門常再歇足而後能至比至御前痰喘氣促不能存立常時眩暈輒欲顛仆或時到部不能坐堂至于近失朝儀尤玷班列况居兵部多事之司豈臣竊禄養疾之地臣之自揣豈宜冒居斯任而久妨賢路也若論國法分宜罷黜唯以先日累辭不獲感恩圖報未敢乞休臣切見先任遼東巡撫今改南京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李承勛素存經世之志卓有過人之才先任南昌知府而華林碼碯二山劇賊萬餘皆其討平口不言功後任遼東巡撫而遼海三萬等衛邊牆積廢皆其修復人不告勞中間一任按察使於浙江而一時風采光前絕後一任右布政於陝西而三邊事體多訪預知此則臣嘗久與同事而知之頗真雖今賢俊滿朝固不少此而自臣視之則數倍不及者也又有原任吏部今改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臣雖不曾與處而素聞

其通敏之才宏博之學清介之操剛正之氣皆不可及而且出身兵部素習籌邊巡撫雲南克平巨寇佐職銓衡雅志推賢此皆人所共知者也然聞其亦有過失不敢為匿蓋其一時誤認大宗小宗大夫士庶人之禮以為天子諸侯之事識者非之臣初遠聞深為錯愕繼又聞其深悔前論之失而感聖德之寛容且曰幸蒙皇上曲全此身安得馳驅邊徼以盡心經畫而圖報於萬一也臣又喜其不文過飾非而感恩知報以為不失為忠

實之士矣此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舜帝所以宥過無大也臣又思昔唐虞之朝君聖臣賢宜其見無不同論無不合也然考其時君臣相語有曰都者美其言也有曰俞者然其言也此其見同而論合者也又有曰吁者不然其言也咈者甚不然之辭也此其見不同而論不合者也然則孟春前論之失幸遇陛下堯舜之君宜其置之吁咈而不計矣如蒙聖明深念本兵重寄特勅吏部再加訪察將李承勛何孟春二臣中推舉一人代臣令

職將臣量才改任南京部院卿寺對品相應職事使臣得在彼就閑養疾以待及年休致幸保餘生則臣未死之年皆陛下再生之徳而此二臣中有能盡忠補報于陛下者即臣區區圖報之心也臣不勝祈望天恩之至

奉聖旨胡世寧著照舊供職欽此

申明職掌以賜成命以盡臣節疏

臣以病廢庸愚誤蒙聖恩擢用量力不堪累辭不獲乃痛別祖宗墳墓而強疾輿櫬以來誓而思曰此行病死

道路不恤也罪死刑獄不恤也被汚名而勢不能辯任
難事而力不能堪以死皆不恤也其惟曰何以報我明
主之德而不為誤國之臣乎夫自古天下之壊曰民窮
財盡也曰賞罰不當也自堯戒舜舜戒禹皆曰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戒財盡也我聖祖垂訓有曰凡賞功要當
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戒賞濫也斯二者之
壊多在臣職兵部也使臣令佐兵部不能盡忠執法致
我皇上中興之朝而復為濫賞耗財之事祖宗天下漸

日以壞則臣誤國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贖也況臣衰病
才弱不堪軍旅盡出人人之下聖明豈有不知而用之
兵部也其必以臣效忠先朝死罪不避今必不改初心
而兵部又最當執法之地也故特授臣斯職臣豈敢負
恩改節而不盡忠以報令使臣言得用則臣職得行可
以圖報於萬一言之不用則陛下任臣為無益臣亦終
當誤國徒死而無益也故今受職之始敢預言之切惟
自古論兵先在足食我聖祖開創天下至今地不加闢

也賦不加增也頻遭水旱歲多蠲免比前所入蓋益減也然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宗室世祿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不可得而減也乃惟正德年間權奸黷貨富勢小人皆冒軍功得陞世襲軍職始惟內官家人市井富商終則文官子弟亦竊為之金紫冒濫數無紀極至于各監局濫收食糧軍匠數亦無紀此二途者何益朝廷而歲耗國儲數十百萬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

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薫灼邉人凜凜總鎮官既奪
邉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邉軍
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
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為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
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又聞有等身不出京而
寄名各邉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
功其虛冒何可言也我太祖懸世禄之賞以武臣之死
力蓋以人非為其子孫孰肯決其軀命也然其時皆起

自濠滁身經百戰始得千百户一官指揮以上非有大功絶不輕授豈知近日冒濫至此也彼真出死力者見之誰不隳心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皆踴躍思欲南降使非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豈不甚可畏也國家糧賦出自遠方窮民終歲勤勞焦體爛足力耕所得而或歲歉收薄貧不能輸有司催併鞭笞哀號之苦坐食者不聞也遠運至京軍士常年暴露剥淺渡江驚

風柏浪艱危之狀坐食者不見也通計船料車脚加耗養軍之費大率費米三石始運一石至京坐食者不計也乃以養此蠹國害事之人是猶割子弟之肉以飼虎狼豈不大可恤也識者謂當此時而更遲以一二年非我皇上入繼大統祖宗天下不可支矣天幸我皇上即位明詔盡革此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安然有識者猶恨不籍其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之困戮其首以梟邊境而快憤軍之心也自前二者耗國之餘至於今太倉積

銀不及富勢一家之產天下空廩皆缺貧軍數載之糧無計可補記言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者豈得不寒心也令各邊一議出軍便憂缺食近者甘肅大同軍士之變皆由糧餉不給也使仍不給而各邊效尤將如之何豈得不寒心也陛下令日所宜特勑在廷文武大小臣僚會議所以不背祖宗成法而能足國裕民贍軍固邊之策各陳所見擇其善者而必行之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可也乃聞冒功革職

之徒朝夕窺伺以圖收復而食糧軍匠已收及五千餘名言官論諫再三本部執奏堅一忠誠剴切聞者流涕而聖意未回中外洶洶臣切私憂而過計則曰弊端一開其何能止恐冗食者漸如往昔之多而國用遂竭將如之奈何既而忽自省曰陛下聖明焉得有是今惟宮廟興建器皿繕修孝思所急事欲速成工須廣集不得已也工完之後必有攺爾或謂此出左右之意陛下誤聽其言者臣以陛下聖如文武所任左右必皆正人而

咸懐忠良事或未之思也臣請以國家譬諸山岳臣等
内外臣僚則皆附山之室宇也天下軍民則山下之土
石也財用則猶山之元氣周流於上下之間以滋蔭土
石而壯山之趾者也使人各欲崇其室宇而日鑿山之
土石以自培則山趾剥而元氣耗山日易頹室宇其能
獨安乎故不若内外同心體國節用愛人以輔我皇上
共固皇圖於萬載臣等子孫亦世受太平之福也伏願
陛下以臣此言謀及大臣諭諸左右如其謂然乞降明

旨凡昔冒功革職之人永不許議復再有冒者必誅無赦食糧軍匠亦不許再收已收者宮廟完日另議裁革使臣得附左右大臣之忠以安心效職于一二臣之願也天下之幸也如其皆謂不然則臣竊祿無補靦顏憂悸死亡無日矣伏望聖慈憐憫丐臣餘生早賜骸骨還鄉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會議疏

近該吏部奉旨會議少詹事霍韜所奏內外官員遷轉

資格臣職當預議奈縁疾病不能進朝竊有鄙見不忍

緘默臣讀虞書臯陶謨有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

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

推安民之要又在于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用

斟酌古今事宜遵照祖宗舊制擬為知人則例五條官

人則例一十五條上塵聖覽以助睿思之萬一昔宋臣

范仲淹上百官圖于宋仁宗曰如此為敘遷如此為不

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且曰進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

相仲淹當時官非言路任匪銓曹豈不為越職當罪也然其區區愛國之誠不遑自顧傳至天下後世皆以為忠而惜其不能盡用也臣之愚誠竊亦效此伏惟聖明垂意省覽天下幸甚

計開

知人則例五條

一論人之才術當以誠心體國愛民為主而才與守斟酌品第有是心而才與守無優者為第一等有是心而

或才優守欠或守正才欠者為第二等無是心而才守
無優者為第三等無是心而或有才無守或有守無才
者為第四等
一論人之心行當勅大臣科道翰林及在外方面正官
當以奸詐冒嫉為重而貪墨為次其部寺屬官方面佐
貳及知府以下則惟罪其貪酷而偏詐之人尚未可去
一凡尚書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政使按察使
兵備提學知府以上各項緊要官俱責到任一月後各

舉一人自代吏部擇其舉多者擬奏陞擢庶多得人

一兩京大臣及在外撫按官俱以能薦賢稱職多者見其知人之明異日可備吏部之選吏部堂上官尤宜責其接人多訪不必避嫌

一令內外臣僚皆以因循保守為賢其有盡忠為國擔當幹事不避流俗者朝士則衆怒羣猜不能存立在外司府等官亦多被衆忌流謗考劾因而誤黜以此盡沮忠義之氣萬一國家有事無人肯當是皆彼職名不聞

于上故也今宜法古御屏記名故事密訪内外臣僚中有盡忠體國才堪委用者親記其名一二則彼不爲奸謗所陷而真才得用矣

官人則例一十五條

一内閣三員或四五員舊當寅亮輔弼之任今又總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重論理有缺宜當斟酌先朝李賢等事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練達事體公忠體國知人有容者推補

一兩京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約共十四五員為一等有缺宜於在外行事右都御史及兩京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五員内推補仍須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所宜由簡易而陞重難或聽其心志所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

一兩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等項右都御史約共二十四五員為一等有缺宜于兩京大理寺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

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糧副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布
政使共四十餘人内推補其兩京侍郎坐堂副僉都御
史亦當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由簡易而陞
重難或順其心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
一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陜西四川
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贑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
鳳蘇松各邉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
為一等右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

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勅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翺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鎰在陜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為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參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内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

分資淺者止陞署職令其領勑一般行事其有在邉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為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深勞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為躐等蓋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修葺得邉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為國家久安長治之計

一兩京府尹并在外十三布政司左布政使共十五員

為一等俱要用心歷練民事不厭煩勞者循資遷轉此
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遂陞六部侍郎并都察院坐堂副
都御史不必更陞在外巡撫以致遷轉不常不得盡心
民事其雖公廉而才力不稱者遷改相應職事奸貪者
即時罷黜如天順年間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暄
皆由布政徑陞今若止陞侍郎副都不為躐等
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制誥修
史牒最是清要之職唐宋以来多重此官以備卿輔之

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繞取入翰林我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来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黄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中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春坊詹事等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復進中允郭璡由叅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御史皆歷陞侍郎尚書兼詹事

學士又如張顯忠由翰林歷陞祭酒出爲布政郭濟歷任春坊復陞知府王珣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歐陽謙由御史改編修復陞郎中徐旭由御史陞郎中祭酒復改修撰羅汝敬由侍講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内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今宜遵復舊制不拘内外郎中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衆者許大臣言官論薦内閣吏部名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

儲卿輔之望矣
一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缺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聽使非其人人主誤聽其言則聰明惑亂是非邪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其言又為拒諫取謗天下至于御史又有巡按在外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祖宗朝如王翺由寺正甄庸由知府左遷陳祚由叅議康慶由知州落職皆復陞御史虞祥王鐸年富由教

職冀凱由州判官皆陞給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馬守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陞郎中復改翰林歐陽讓由御史入翰林復陞郎中是皆唯才所宜不限資格所以得人而又拔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史等官所以肯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偏私浮偽者不得混于其中以惑上聰明所以天下常受納諫之福而君上不受拒諫之名今宜使大臣于內外郎官及聽選進士中各薦所知必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方授此官三

年之内考其敢言而忠諫有益舉刺得宜及廵按在外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等官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于事體或過于激烈易至觸忤者則遷改内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覈其後效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附勢妄奏及廵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得忠正之人而朝廷納其忠諫有益於天下矣

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方武選禮部儀制等司郎中

亦須妙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中常不稱者即令外補

一通政司鴻臚寺官專取聲音洪亮于本衙門遷轉已有舊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

一兩京坐堂僉都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各寺御佐并各部寺屬官照常循資遷轉然人才各有所長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調不妨

一在外布按二司官宜只於本地方衙門遷轉雖有資

格遲速不同臨了總算有甚懸絶不得已者方推隣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虚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員缺宜于附近地方資淺人員内比常早陞以酬其勞遠

一各道分廵僉事微聞國初選定道分九年方改後因

改道不常凡遇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豪强貪猾任情作弊害民地方受患今宜皆如廣東等處事例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須考其三年任内奸弊盜賊豪强貪猾之有無以為殿最本司若有進表等項公差止於貼堂副使或分巡滿道僉事内差遣其分道三年之内不許改差

一各處緊要兵備及提學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内推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管此方其職任内

事務不許他官搀越如提學所管教官兵備所管有司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委其提問不許攺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至於練兵捕盜應該勸賞等項財物許其措置或動支官錢如此久任専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年深勞著者提學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攺調別任不宜姑息

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我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来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為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即陞侍

郎胡僩由知縣即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覔得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京官七品以上在外在閒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于叅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

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於
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
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
縣之人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之操有處事之才
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
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
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即時
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上者即陞四品京

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叅政副使等職知州九年上者即陞叅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者選為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雖遇凶荒盜賊可保無虞矣

一在外知府知州知縣并凡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

註於原籍相近地方廣西雲貴有司尤宜查照弘治以前事例只於本省人員内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奉聖旨吏部看了來説欽此

病弱不能朝叅懇乞休致疏

臣久病痰火虛弱常時一身之間隨火變動為病百端近自五月以來每入朝班侍立輒患腿膝酸軟不能存立節欲顛仆葢因身弱之極心時存敬氣輒屏息以致

火鬱下焦注腿膝如是也是雖明知病原不能醫療者由臣命薄不足以上承天寵也念臣昔遇權奸亂政不能仰俯隨時死生禍福旦夕難保然猶靦顏竊祿以致久遭兵陣刑獄之苦荐歷災荒苦寒之地而萬死無悔者誠以上思先朝作養之恩下為今日興復之計而欲存身效用也幸遇皇上即位之初首擢臣以吏部之職臣感殊遇已分捐軀既而不幸事變中沮妄言取忌然猶曲蒙聖眷寵名再三臣今强疾来京侍朝八月誠見

陛下勤政好學至仁大孝而又恩禮臣下加志窮民誠
不世出可與致太平者雖臣位卑言高躁妄孤陋不足
以上當天心下協人望然猶冀忠誠積久漸當感孚可
得效涓埃之報於萬一也乃不意病久益弱無如之何
故不得已在在累乞休致三乞改調南京其願就南京
者尤非得已實以病弱不便朝參又不忍負恩輒去故
欲就彼安養數年庶幾病愈可復進用也不意蒙恩未
允今病已深不敢再乞茲瀝情欵伏願聖恩憐憫特賜

還鄉休致以終餘年不勝感戴之至

重民牧以安民生以固國本疏時官南京吏部左侍郎

准本部咨准吏部咨該監察御史朱豹奏前事節該吏部題稱合無行令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各將平日信服不拘在京在外堪任知府者疏名上薦可薦者不嫌於多已薦者不厭其重不可以親讐而為嫌疑不可徇私昵而為欺罔等因欽奉聖旨是在京在外有材識敏達操存端謹志慕循良堪任知府的著兩京文職三品

以上官各將平昔所知疏名上薦欽此欽遵備咨通行到臣臣愚所知數人不能去取躊躇累月令思在京志行可保才堪知府之人有如南京刑部養病署郎中事姜綱見任主事余銙等皆名譽素聞人或多薦年資將及吏部自有擢用臣不敢以塞明詔外令訪得先任光禄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後降直隸宿州知州樂韺先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後降廣西藤縣典史孫懋是皆操持清苦志慮忠純初任知縣各播循良之譽繼任給事中

屢陳忠實之言暨後樂䕶超遷卿寺而以御下過嚴致
來所屬之怨一時被誣孫懋歷官方面而以身在遠方
不知校尉之真一時失待幸皆得遇聖恩辯明薄示懲
降今聞樂䕶因疾還鄉而日頌聖德於田里孫懋依限
到任而日勤民事於遐荒是皆夷險一心始終一節似
此循良已試練達已久之人論其原資復之清要一職
固宜因其已降委之僻静一府尤稱臣愚輒敢上聞以
備採擇乞勅吏部再加訪察量行擢用如臣今舉欺罔

徇私甘當重黜或彼後任犯贓非誣願與連坐

應詔自陳不職以弭災異疏

准南京禮部咨該禮部等衙門會奏奉聖旨是兩京文武衙門大小官員著痛加脩省勉盡職業以回天意四品以上官著自陳欽此欽遵除痛加脩省外切惟近日災變實出非常臣每見奏報一次驚惶累日及今捧讀聖旨勑諭益加憂惕無地自容思我皇上聖徳中興仁孝恭儉豈宜有是也無乃以今天下民窮財盡不能再

支荒歉而我聖祖垂訓所憂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臣等在位之人有能致之無能禦之將為國家無疆之䘏是以天心仁愛預儆陛下而迭出災異乃一告不已而再告屢深欲陛下一朝省悟而大奮乾剛致果於用舍黜陟之間也書言邦之杌隉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是知人君未可以用一人之誤而不能種亂致災去一人之當而不能轉危弭變也臣愚自省兩京大僚之中未有如臣不職之甚者蓋一

則身弱之極遇事不堪委用二則見偏之過出言不能
合衆三則愚罔之甚自以妄言為忠言而乃過憂明主
之孤立臣有此三失焉敢冒恩竊禄而不以告陛下哉
臣自到南京以来舊疾痰火比前益甚加以心神虚怯
語言蹇滯足難於行步手倦於執筆而又自前屢經言
官論劾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也臣豈敢再厠班列況
查南京各部皆止侍郎一員而惟吏部多臣一員似為
冗濫亦當裁革伏願聖慈憐臣愚昧早賜罷黜以協公

論以答天心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謝恩疏 時官南京工部尚書

臣原任兵部左侍郎累因多病不能朝叅懇乞休致蒙

恩特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以便調養臣到南京竊禄優

閒已逾半載正慙尸素無補累奏乞休未得今本年五

月十七日忽准吏部咨欽蒙聖旨陞臣今職臣量材難

稱無任戰兢揣分不堪曷勝感激但惟天地之恩未報

犬馬之性素存敢不益勵勉膺新命期為國家守法信

度節用愛人上思卿輔之義因事納忠下同工技之流執藝以諫更效華封佾天祝聖而多壽多男之是保願祈明主得賢立政而庶獄庶慎之罔兼臣已於本月二十六日望闕謝恩到任理事外

乞憐民困議

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應天府呈據上元江寧二縣顏料鋪户陳鑑謝雨等連名狀告鑑等賣物當行編充前後遞年各衙門賠累消乏之後蒙南京工部坐派

福建等布政司辦解折料價銀一萬四千兩有零到部派買銀二硃等料比蒙審得硃料起運令用綱司水脚浩大體照時價估計每銀硃一百斤價銀九十兩二硃一百斤價銀八十兩只勾完納錢糧尚且靠損續有别省料價解到不及千兩買少賣多已蒙本部減估銀硃百斤價銀八十五兩二硃百斤價銀六十六兩虧累賠補近有福建布政司仍解料銀一萬八千兩到部又蒙拘買硃料買多賣少以致貨價騰貴若照減估價值買

辦不無尅損小民錢糧況是外省解納鑑等京民難替
賠補乞憐移文加價買辦等情據此看得鋪戶陳鑑等
告稱蒙南京工部栒買銀二硃料俱係外省錢糧况要
起運北京交納合用綱司水脚浩大即今貨價騰貴若
照減估價值買辦不無尅損小民抑且京民難以賠補
乞要移文加價買辦一節為照前項硃料鋪戶既稱虧
價難以買辦相應處分呈乞裁處等因到部送司案查
先於正德十三年為急缺供應家火物料等事奉本部

送准工部咨開預備取討生漆七十萬斤桐油五十萬斤銀硃五十萬斤二硃三十萬斤肥皁二十萬斤鈌線三十萬斤竹掃箒三十萬把數目緣由前來已經案呈通行分派浙江福建等七布政司辦解節行催據湖廣福建廣東江西陸續解到共該生漆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斤桐油六萬九千六百餘斤銀硃三萬六百餘斤二硃二萬七百二十餘斤鈌線三萬六千餘斤肥皂一萬六千二百餘斤竹掃箒六千一百餘把俱已轉送南

京內官監起運備用外內有福建布政司解到前項料價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兩三錢為照京價不敷買料行令加徵價銀四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遇蒙正徳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書特加蠲免訖嘉靖四年又奉工部咨開取預備鈌線五萬七千斤肥皂一十萬斤竹掃箒一十萬把分派浙江等七布政司陸續解到鈌線三千八百餘斤肥皂九千三百餘斤竹掃箒五千一百餘把已送該監起運奉本部送據福建布政司批差行

都司經歷吴敎福州中衛郭仁管觧舊派福州等府羅源縣生漆等料已徵價銀共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兩四分四釐四毫二絲七忽六微到部送司隨將銀兩照數秤收貯庫行拘上元江寧二縣在冊舖户查審買料間今據前因卷查正德四年本部奏爲修省事内一件爲急缺供用家火物料等事正德二年准工部咨開取預備生漆五十萬斤桐油三十萬斤銀硃二十萬斤二硃二十萬斤肥皂二十萬斤鉄線二十萬斤竹掃箒三

萬把分派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四布政司共已觧到價銀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四十餘兩本部内借銀六萬兩脩理武英殿等處應用又將銀五萬一千餘兩給與舖户買辦生漆五萬八千餘斤桐油四萬八千餘斤銀硃一萬二千餘斤二硃一萬二千餘斤肥皂二萬七千餘斤竹掃箒四千餘把鉄線三萬二千餘斤送南京内官監起運赴京交納量勾數年之用查此數十萬兩之銀俱係民膏民脂若盡數買此物料積久必至乾涸損壞

誠為可惜本部合無差官將此銀兩觧運赴京收貯如用油漆則買油漆如用肥皂則買肥皂如此則朝廷得以實用而百姓又免起運之勞即今敵人時或出没若將此銀以為邉儲之用猶為有益等因節該工部議得前項未買料銀除前借用銀六萬兩尚筭該銀一十四萬七千二百四十五兩有零合無依擬行令照數觧部收貯若遇前項物料缺乏照例收買應用一則可免鋪户人等營求窺利一則可免運送脚錢及沿途夫役之

費實為便益題奉武宗皇帝聖旨都准擬行欽此欽遵
備咨到部送司欽遵外今照福建解到生漆桐油等料
價銀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兩四分四釐四毫二絲六
忽六微內查得近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為年例冬衣缺
少紵絲綾紬白綿等事內開針工局署局事司設監太
監賈友等題稱南京內官長隨四百七十九員名合用
紵絲綾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每疋折銀三兩共該折
銀三千九百六十六兩移咨南京工部於該觧本部料

價銀内扣數支送南京針工局俵散等因備咨到部送司查得先年支剩在庫料價銀止有一百八十四兩七錢二分九釐六毫四絲二忽九纖五塵四埃不勾支送就於前項福建解到料價銀内動支三千七百八十一兩二錢七分三毫五絲七忽九微四塵六埃湊送該局以作冬衣折支紵絲綾紬銀兩外其餘料銀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兩七錢七分四釐六絲九忽六微九纖五塵四埃正與先年本部奏准解銀事體相同又查得節

該南京內官監揭帖開報內府皇城宮闕殿宇及諸禁門城樓磚城內庫等處損壞滲漏應合脩理緣由又稱節該南京內外守備會同府部科道等官相看回奏六次已經三十五年即今坍損尤甚委係緊要去處相應逐旋脩理等因到部為照前項工程浩大先於弘治十五等年起本部節次會官奏議彼因年歲不豐財力艱窘各衙門一向未敢輕議奏請興工修理然計合用工料必須預先整備令照前項料價銀兩合無不必買料

聽令本部明立文案收積在庫備役內府緊要修理惟
復照前正德四年奏例差官解運工部收貯遇缺買料
應用均於事體官民兩便具奏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
等看得前項坐取生漆桐油等料原係正德末年權奸
用事倍常加派多取之數有加銀硃一料派坐五十萬
斤福建一布政司派銀八萬六千餘兩及後徵銀解部
又因買價不敷派令加徵似此竭民膏血豈能盡供幸
賴我皇上即位權奸誅黜前項多派未完料價盡行蠲

免民始得生令此赦前已徵在官銀兩論理各處亦有
而有司任其乾沒不行查解令惟福建布政司官員奉
公體國起解前來今欲照依原估定價責令鋪户買料
送納既物價騰貴合用起運綱司水脚浩大難以賠補
欲照前加徵價銀則此赦前多派料銀各處拖欠未納
者既得盡行蠲免而此福建官民已納解到者反欲加
徵情理豈堪是此布政司官本因體國而反使殃民本
欲奉公而反令致怨也况查前料派後徵運過生漆一

十二萬四千六百餘斤桐油六萬九千六百餘斤銀硃三萬六百餘斤二硃二萬七百二十餘斤鉄線三萬六千餘斤肥皂一萬六千二百餘斤竹掃箒六千一百餘把又有嘉靖續派徵觧過鉄線三千八百餘斤肥皂九千三百餘斤竹掃箒五千一百餘把通前二次量敷數年之用今此價銀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兩有零內除依奉工部咨到針工局題准事理動支三千七百八十一兩二錢七分有零湊送南京針工局以作冬衣折支

紵絲綾紬銀兩外其餘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兩七錢七分四釐六絲九忽六微九纖五塵若令買料起運照依每年常裝該造木桶板箱雨罩扛縧鎖鑰事件動以數千百計該用各項物料匠作工食約計銀二千三百八十餘兩又約計南京兵部計撥裝運馬快船共三十餘隻又沿途人夫供送需索不知又費幾何且物料積久無用深可痛惜令思内府皇城前項宫闕殿宇及諸禁門城樓磚城等處多有損壞雖云工程浩大地方荒

歎一向未敢議脩倘後内有十分損壊處所亦難終不脩理一時盡派民皆緩急難倚而且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是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及今漸蓄終不可得臣等若不預思奏處是負我皇上愛恤民隱之仁遇災修省之勅也如蒙軫念南京根本重地各處人民災困乞勅工部查議合無容臣等將前銀不必買料立案收貯庫及查各布政司有如前項赦前原派已徴未解各項料銀或料物原徴折價未曾買納者一體觧部

趲積以為修理內府宮殿門闕等處急缺備用免後盡
派小民緩急難倚惟復止照正德四年事例將銀解京
工部收候遇缺買料應用

胡端敏奏議卷六